

【台湾】

欧阳云飞 著

24

珍藏本

江湖浪子系列

好小子阿郎

上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歐陽雲飛 武俠作品集

(江湖浪子系列)

好小子阿郎 上

(台灣)歐陽雲飛 著



目 录

一		(1)
二		(42)
三		(100)
四		(147)
五		(204)
六		(247)
七		(297)
八		(344)
九		(379)
十		(448)
十一		(503)
十二		(558)
十三		(605)
十四		(649)
十五		(709)

神偷赌仙天魔女，
邪僧怪道无情尼。
细数天下英雄榜，
一帮二堡三刀客。

这是一位性好舞文弄墨的武林朋友，所写的一首打油诗，诗中所列举的十二位江湖豪客，俱属一等一的顶尖人物，虽说尚有遗珠之憾，已十得其七八矣。

住在洛阳城的大刀钱四海，就是三刀客之一。

这日一大早，钱府的黑漆大门尚未打开，就听到有人在里面大声嚷嚷叫骂。

不久，大门开了，呼！地一声，像是被人丢垃圾，弃破烂似的扔出来一个人。

是一个男孩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俊逸出众，一双眼珠子骨碌碌的好灵活，一看就晓得是一个聪明的家伙，只可惜在眉宇之间，有一股子化不开的慧黠、邪怪之气。

男孩身手不俗，被人从门里摔出来，依然毫发未伤，一式“懒驴打滚”，接变“鲤鱼打挺”，便一尘不沾的挺身站起来。

门内紧接着冲出来一男一女。男的大约二十上下，一脸的蛮横骄狂相，是钱如海的长子钱大进。

女的十七八岁，肤白胜雪，白里透红，是钱家大小姐钱纯纯，此刻正怒目相向，凶巴巴的活像一只母老虎。

只听钱大进破口大骂道：

“张小仙，告诉你，我们钱家是可怜你，才叫你来挑水劈柴打杂的，你居然胆大包天，竟敢暗中偷学钱家的绝世武功，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滚！马上给我滚！”

钱大进的话甫落地，张小仙还没有来得及开口答腔，他妹子钱纯纯已抢先说道：

“野小子，你最好放明白点，老鼠肉永远上不了餐桌，喇叭花也休想插进花瓶去，天生的贱命，只配赶牛放羊种庄稼。

“滚吧，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姑奶奶要是再见到你勾引我妹妹多多，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！”

突闻一个银铃似的声音从门内传出来：

“姐，别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，其实阿郎挺好的，人又聪明，文才武功顶呱呱，做下人已经委屈人家了，连爹都在私下赞不绝口，别赶人家走嘛。”

随着这一阵话语，大门口又多了一位与张小仙年龄相仿，头上扎着两条长辫子，身穿红衣，一脸纯朴，貌相甚是清秀精灵的姑娘，正是钱家的二小姐钱多多。

钱多多长着一对黑白分明会说话的大眼睛，一眨一眨的瞧着张小仙不放，关爱同情之心溢于言表。

同时，口中说话，脚可没停，本欲冲过去，跟张小仙站在一起，被她姐姐钱纯纯硬生生的给拉住不放。

张小仙，偏名阿郎，闻言刚刚叫了一声：

“多多。”

以下的话还不曾出口，钱大进便截口说道：

“多多，不许你多嘴，最好乖乖地站在那儿别动，这小子头上生疮，脚底流脓，坏透了，偷学我们家的武功不算，还想拐骗你，绝对留他不得。”

钱多多不以为然，大人大样的反驳道：

“哥，我抗议，这话不公平，你们纯粹是嫉妒，妒忌阿郎比我们聪明，什么事都比我们学得快，学得好，况且是我主动跟他要好的，小仙并没有拐骗我。”

不禁惹恼了钱纯纯，气得她脸色一阵青，一阵白，伸出手指头，猛在自己的脸上羞，连声喝斥道：

“羞羞羞，凭咱们钱家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，怎么可以降尊纡贵，结交一个小混混，下三滥，也不怕给爹丢脸，笑掉江湖朋友的大门牙，亏你还说得出口，真羞死人啦。”

多多不甘示弱，据理力争道：

“姐，你说话可不要出口伤人，小仙哥是我们在学堂里的同窗好友，只因家遭变故，中途辍学，不得已才自食其力，到外面来打工的，何况曾经得到爹的同意，你们想要赶他走，也必须取得爹的许可才行。”

钱大进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哼，别给他脸上贴金，更不必替他隐瞒事实真相，在洛阳城，谁不知道他是出了名的坏胚子，当初是因为抽烟闹事，目无尊长，被鸿儒学堂的仇老夫子给开除的，哪里是家遭变故，简直是睁眼说瞎话，满口的胡言乱语。”

语音一顿，继又说道：

“两年多来，他一直在各茶楼酒肆，甚至赌坊妓院鬼混，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安安稳稳的待上三个月，也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被人开除赶走的。”

是的，钱大进的话大部分真实可信，两年前，当阿郎十二岁的时候，的确是因为抽烟闹事，给老师仇水阁取了一个“臭水沟”的外号，惨遭开除的。

开除之后，他不敢回家，只好在外面鬼混。

他的经历洋洋洒洒，可够吓人的，在茶楼当过差，在酒馆端过盘子，在妓院提过大茶壶，在赌坊侍候过好几位大老干，镖局、武馆、绸缎庄，他都干过，还捡过破烂，拾过荒，放过牛、牧过羊。

只是，或则由于志趣不投，或则由于出了纰漏，少则数日，多则一两个月，便拍拍屁股离开了。

不过，这小子却得天独厚，天赋异禀，干什么是什么，学什么像什么。

论文才，一目十行，有过目成诵的本事；讲武艺，不管拳掌刀剑，轻功暗器，一看就会，一点就透，尤其是赌技，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洛阳的赌徒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。

别看他仅有十四五岁的年纪，累积的社会经验已远超过一

个三十岁的成年人。

当然，他已经闯出字号，在洛阳拥有极高的知名度。

是名人。

是有名的小混混。

更是同伴心目中的大英雄。

在钱多多的心目中，阿郎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英雄，方待出口为张小仙争辩，钱纯纯怒不可当的道：

“好了，多多，别再替他遮掩，小毛虫就是小毛虫，不可能变成一条龙，再说请他走路，本来就是爹的决定，咱们家这座庙太小，摆不下他这个大菩萨。”

张小仙终于等到一个说话的机会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歪头，撇嘴，大瞪眼，一开口就像是吃了炸药似的：

“哼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用不到你们来赶，小爷我郑重宣布辞职！”

这小子可真幽默，人家已炒他鱿鱼，赶他走，他还大言不惭的宣布辞职，岂不令人拍案叫绝。

尚不止此，阿郎还有进一步的要求：

“姓钱的，辞职归辞职，上个月的薪水，以及遣散费，你们钱家理当照付。”

钱纯纯挑眉瞪眼的道：

“呸！犯了咱们钱家的规矩，扫地出门，还敢要薪水遣散费，门儿也没有。”

阿郎并未生气，反而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怎么？想要赖？告诉你，玩狠使刀，我是老祖宗，你还差一大截，不要紧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小的不给找老的，这一笔帐将来我会连本带利找钱老头算回来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再见啦！”

伸出右手食指，英雄式的擦一下鼻子，当即发足扬长而去。

※ ※ ※

两年多来，张小仙一直在外面厮混；家里的人却以为他仍在学堂里上学。每逢初一、十五，是阿郎回家省亲的日子，老头子跟老太婆，少不了要循例考较一下他的文事武功，小仙乃天纵奇才，每一次都能顺利过关。

别看张小仙调皮捣蛋，一脑子的鬼主意，亦颇懂得孝道，虽非自己亲生的尊长，每次回家，总会带些好吃的东西给两位老人家。

今天是十五，正好又是阿郎该回家的日子。

可是，他已经被钱家赶出了门，这个月的薪水分文未拿，从家里带出来的学费，早已跟弟兄朋友们花光，连买一块豆腐干的钱也没有。

“小事，没有关系，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张小仙，找菩萨去借！”

心意一决，马上精神百倍，哼着小调，迈开大步，一头撞进附近的一家寺庙去。

是个小庙，只有五间佛堂，两排配殿。

香火倒不恶，捐献箱里存放着不少香油钱。

院子里，正有一个老和尚在扫地，张小仙满脸堆笑的道：

“老师傅，早啊，我家爷爷奶奶卧病不起，小可是来给两位老人家祈福的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”老和尚闻言甚是感动，双掌合十，先宣了一声佛号，然后笑呵呵的道：

“难得小施主有这一份孝心，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们的，快请，请！”

张小仙颌首为礼，老实不客气的跨进佛堂，当真跪在神前祷告起来：

“菩萨，弟子张小仙，因有急用，不惜借高利贷，想告贷白银二两，他日有钱，定当加倍奉还，绝不食言。”

说罢，直扑捐献箱，手起手落，一块二两重的碎银子已被他弄到手。动作敏捷，手法干净俐落，纵然是职业扒手，也不过如此。

钱已弄到，身心一爽，张小仙不稍停留，买了一只烧鸡，两斤酱肘子，一盒绿豆糕，一包糖炒栗子，外加二斤烧刀子，欢天喜地的踏上回家的路。

阿郎是天生的乐天派，刚才的那些不愉快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，一面放步疾驰，一面还在挥拳出掌，苦练轻功暗器等绝活，偶而还会吟上一首小诗，或背上一段子曰长子曰短的古书，以备应付老头子与老太婆。

小仙的家并不远，就在洛阳城南伊川县北边的七里坡。

七里坡，坡长七里，住户零零落落，总共也不过才百十来户人家，靠近长坡顶端，山脚下，一大片松林深处，有三间简陋的小

木屋，就是阿郎的家。

到得门口，张小仙刻意的整理一下服装仪容，拉直嗓门嚷嚷道：

“张爷爷，张奶奶，我从学堂里回来哟。”

这小子真绝，事隔两年多，还在扯谎，明明在外面鬼混，偏要说是从学堂里回来的。

奇怪，往日只要他喊出声来，老头子老太婆就会忙不迭的迎出来，今天却静悄悄地反应全无。

“好，居然敢开我的玩笑，等一下看我怎么整你们两个老不死的！”

心里想着，已迈步踏进屋里去，他马上发现情形不妙，一向井然有序，而又异常整洁的堂屋，不知怎地，翻箱倒柜，衣服杂物乱糟糟的散满一地。

椅子翻啦，桌子碎啦，老两口的卧室里零乱不堪，小仙自己的房间同样被人搜查过。

然而，找来找去，就是没有老两口的踪影。

“张爷爷，张爷爷！”

“张奶奶，张奶奶！”

喊也是白喊，四下寂然，根本无人回应。

张小仙心里雪亮，他口里的张爷爷张奶奶，都是身怀绝技的一流好手，他不相信有谁能的把他们老两口怎么样。

可是，照家里情形看来，分明是有强敌闯入，又不由得他不紧张，像是一只没头苍蝇似的，先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，四处搜寻

一遍，见无所获，随即一阵风般冲出去，打算到最近的邻居王大婶家问一问。

孰料，才奔出去十丈多远，恰巧王大婶正迎面而来，老远就大声喊叫道：

“小仙仔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婶正愁找你不到呢。”

阿郎紧走几步，迎上去：

“大婶在找我？”

王大婶擦了一把汗，上气不接下气的道：

“可不是吗，大婶正要到你们家去。”

“有事？”

“我没事，是你们家的老爷子老奶奶出事了。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好像是有人到你们家去偷东西，被老两口发现追出来，彼此一言不合，就打起来了呀。”

“来人一共几个？”

“起先只有一个，后来又从半路上杀出三个来。”

“可知他们偷走了何种东西？”

“似乎只有一张破旧起皱的山羊皮。”

“他们现在何处？”

“就在林子那边的山坡上。”

上字尚未落地，张小仙已箭射而出，穿出树林，山坡就在眼前，却未见有人动手过招。

再仔细一看，有，数十步外躺着两个人。

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全身血迹斑斑，少说也有十几处伤，已气绝身亡。

一个是老爷爷，右臂被人以利器砍断，掉落在丈许开外，身上的刀痕掌伤，不计其数，一张老脸已扭曲的不成样子，同样一动不动的平躺在黄沙地上。

“张奶奶，张奶奶！”张小仙拚命的摇着老太婆，没见有半丝生毫反应。

“张爷爷，你们不能死啊，你们要是死翘翘，小仙就连半个亲人也没有了。”

抱住老头子的头，没命似的猛摇猛晃，说也邪门，打了个呃，吐生一口血痰，老头子居然被他从鬼门关给硬生生的拉回来了。

睁开双眼，见是阿郎，老头脸上流露出无限欣悦，梦呓般的声音说道：

“小仙，你回来了，能够见你最后一面，老夫已心满意足。”

张小仙屁股坐下去，将老头子的头放在自己大腿上，强忍住满腹悲伤，力持镇静的道：

“张爷爷，不必急着说话，先运气调息一下再说，或者我现在就去洛阳请一个大夫来。”

老头摇摇头，有气无力的道：

“不用去了，老夫自知大限已到，回天乏术，趁我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，有几件事必须交代清楚。”

“张爷爷有什么事要交代？”

“有关你的身世。”

“是呀，小仙儿不晓得问过多少遍了，你老人家一直不肯告诉我生身的父母是谁？”

“其实，老夫现在也不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，系受一位故人之托，代为扶养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三绝婆婆。”

“谁是三绝婆婆？”

“就是常常来我们家看你的那位老婆婆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她，这位三绝婆婆好像很久没有来我们家了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，老夫很担心她发生了意外，果不幸而言中，你的身份之谜就永远解不开了。”

老头已濒油尽灯枯之境，喘息了好一会儿，才又继续说道：

“是以，快找几个人来，刨一个坑，将我们老两口草草掩埋后，就当火速离此，去找三绝婆婆。”

“张爷爷，别说丧气话，这几个王八蛋为何要杀害两位老人家，有仇？”

“无怨无仇。”

“那是为哈？”

“为了一张藏宝图。”

“凶手是那条线上的？”

“是四个蒙面人。”

“可知他们的姓名来历？”

“是……”

油已尽，灯已枯，只见他翻了一个白眼，一口气上不来便翘了辫子。

张小仙一见大骇，抱住老头的头大哭大喊道：

“张爷爷，你不能死，不能死，小仙不许你死，快说三绝婆婆在哪里？那四个天杀的凶手是什么人？藏宝图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头魂已出窍，踏上了黄泉路，任他喊破喉咙，哭断肝肠，依然没有办法挣脱死神的手。

“张爷爷，张奶奶，原谅小仙骗了你们，实际上我早已被臭水沟那个老混蛋开除，今天大早又被钱家的人赶出门，你们这一死，阿郎真的是无家可归了，呜哇！呜哇哇！”

嚎哭一阵，忽然劈哩拍啦，左右开弓，打起老头的耳光来，语气也变了调调：

“老家伙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，简直混蛋加八级，叫你不要死，你偏不听，急个什么劲，阎王老猴哪里又没有大餐等你去吃，讲好要将事情交代清楚，结果却不守信用，等于放了个大臭屁。”

越说越气，也越打越有劲，老头的腮帮子几几乎要被他打烂了。

这时候，王大婶才气喘咻咻的赶过来，道：

“小仙仔，快别哭闹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就算你哭死闹死，老爷子老奶奶也不可能活回来，快将两位老人家扛回家里去，上供烧纸要紧。”

阿郎应诺一声，扛起老头子来就走。

王大婶也不含糊，扛着老奶奶，紧随在后。

将老两口的尸体放在堂屋里，上面盖了一块白布单，从洛阳城里买回来的烧鸡酱肉等正好派上用场。

张小仙点燃六柱香，就以这些吃食之物当香炉，另外还倒了满满的三碗烧刀子，烧了一些往生金纸，磕了三个响头后道。

“烧鸡酱肉是张爷爷爱吃的东西，烧刀子更是你的命，绿豆糕与糖炒栗子，张奶奶一向百吃不厌，两位老人家请开怀享受吧，小仙儿要到洛阳去。”

站起身来，放步就往门外走。

王大婶急忙搁下来，道：

“小仙仔，放着二老的后事不办，你到洛阳去做什么？”

张小仙胸有成竹的道：

“去买棺材。”

“咱们七里坡就有棺材店，何必到洛阳去。”

“洛阳的棺材好，两位老人家养活了我十四年，不能太寒酸，一定要办得轰轰烈烈，好好风光风光。”

“可是，你家刚刚遭了小偷，有银子吗？”

“我找过，好像没有。”

“开玩笑，没有银子你到洛阳去发什么疯？”

“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我张小仙自有神机妙算，到洛阳再说。”

※ ※ ※

阿郎会有什么神机妙算，说穿了还不是老套——找菩萨去“借”。

老地方，老法子，驾轻就熟，张小仙到洛阳，很快便“借”到一

锭十两重的小元宝。

十两银子，连一副最差劲的棺材都买不起，哪里谈得上轰轰烈烈，风风光光。

小仙却有他自己的打算，将小元宝高高捧起，口中念念有词道：

“鸡呀鸡，帮帮忙，拜托拜托，小爷爷我现在急需银子花用，赶快给我生几个金蛋，孵几只金鸡，然后再鸡生蛋，蛋生鸡，多多益善。”

别以为是阿郎吃错了药，乱发神经，错将银子当成鸡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譬喻，有一门生意正符合鸡生蛋蛋生鸡的原理。

是什么？

赌！

※ ※ ※

不错，赌博是最便捷最快速的发财方法。

张小仙是天生的赌徒，一想到赌他就全身血脉贲张，精神抖擞，一分一秒也舍不得耽搁，赌本已经有了，马上闯进洛阳最大的一家赌坊——红中赌坊。

古色古香的门面，十分华丽壮观，正面高大的门楼上，悬着一方大木匾，木匾的正中央是一张特大号的麻将牌“红中”，两边各有两个斗大的金字，右“红”左“中”。

这一张红中，可是道道地地的注册商标，金字招牌，南七北六十三省中，处处都有它的分场分号，规模之大，赌徒之多，堪称赌国之王，个中翘楚。